

施蛰存译文集

老古董俱乐部

施蛰存／译 陈子善／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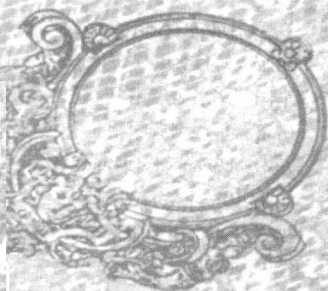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老古董俱乐部

——施蛰存译文集

施蛰存 译
陈子善 编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古董俱乐部:施蛰存译文集/施蛰存译;陈子善编.

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.4

ISBN7-5633-5255-4

I.老… II.①施…②陈… III.①施蛰存—译文—文集②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 IV.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10368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n>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89mm×1194mm 1/24

印张:10 字数:189千字

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6.00元

如果发现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上 编

自杀以前 [奥地利] 显尼志勒/3

胜利者巴尔代克 [波兰] 显克微支/34

老古董俱乐部/93

罗西察河上的石桥 [保加利亚] A. 卡拉列舍夫/94

圣史壁列侬的眼睛 [保加利亚] E. 沛林/101

客 [保加利亚] E. 沛林/104

两孤儿 [匈牙利] L. 皮洛/109

称心如意 [匈牙利] M. 育凯/114

婚礼进行曲 [瑞典] S. 拉瑞列孚/119

缄默者彭齐 [犹太] I. L. 俾莱支/123

贼 [捷克] J. S. 玛喀耳/132

老古董俱乐部 [南斯拉夫] I. 维列卡诺维奇/138

建筑家 [南斯拉夫] A. 克莱第/146

天堂 [保加利亚] E. 沛林/154

天才 [美国] W. 沙洛扬/162

下 编

法国散文诗十篇/171

天使 庞维尔/171

回忆 庞维尔/172

玫瑰和百合 庞维尔/172

悲惨的季节 达尔尚/173

散步 达尔尚/174

秋 马拉尔美/174

冬 马拉尔美/175

女皇柯丽亚 孟代思/177

闪电 韩波/177

晨 韩波/178

雅士及其他 [法国] 路易·裴尔特朗/181

雅士/181

水上黄昏/182

安利该/183

蒙巴松夫人/184

月光/185

鲍业乔神父/185

我的曾祖父/186

大钟下的轮舞/187

两个婴儿 [黎巴嫩] K. 纪伯伦/190

女体礼赞 [法国] 雷米·特·古尔蒙/192

《拟客座谈录》第一 [法国] A. 纪德/201

《拟客座谈录》第八 [法国] A. 纪德/2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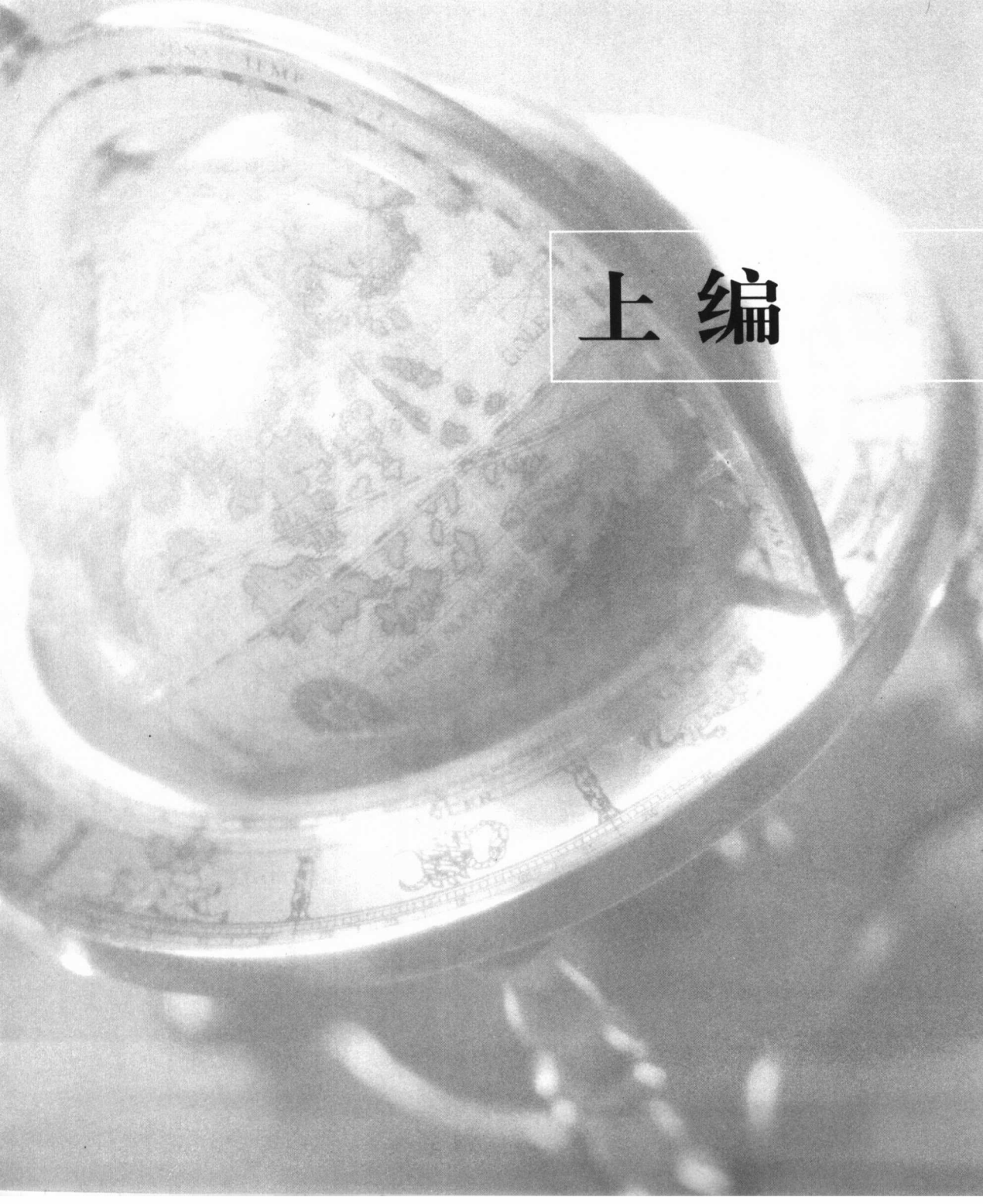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是快乐的 [俄国] 柴霍甫/214

谈喝茶 [英国] W. 亨脱/216

新的神话 [美国] 倪哥乐·杜岂/223

复兴法兰西 [法国] 雨果/225

编后记 陈子善/227



上 编

自杀以前

[奥地利] 显尼志勒

题 记

亚朵尔·显尼志勒(Arthur Schnitzler)是近代奥国著名作家,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五日生于维也纳。少时专攻医学,毕业于医科大学后即在维也纳行医,以业务余暇作剧本及小说。自一八九五年以《恋爱》一剧成名后,大作家的盛名掩盖了他的名医的声誉,虽然他仍旧悬壶应诊,不废旧业。一九〇八年,得葛列尔巴尔才文学奖金。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,卒于维也纳。

显尼志勒是属于新浪漫派的作家。他的作品中的主题差不多只有两个:爱与死。他的一切剧本及小说可以说都是表现着近代的爱与死之纠纷,而他的所谓“爱”又大都是“性爱”,他又是首先受到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的一个作家,所以他的作品中常常特别注意于心理分析的描写。

《中尉哥斯脱尔》是一九〇一年的作品,叙述一个名叫哥斯脱尔的陆军中尉,从音乐会场上出来时,因为受了一个面包师的侮辱,再加以其他不遂意的事件,而想自杀的全部心理过程。全文皆为主人公的内心独白,没有一句作者的描写。此种表现方法,恐怕是显尼志勒的创造。后来英国作家詹姆士·乔叻斯著《攸里赛斯》亦用此文体,成为一代杰作,不能不说是从显尼志勒的作品中获得的启示。

与《中尉哥斯脱尔》同一形式的作品，尚有《爱尔赛小姐》一种。即是一九二四年的著作。爱尔赛是一个维也纳律师的女儿。她的父亲滥用了人家委托保管的钱，几至入狱。她因母亲的叮嘱，去向一个陶丝苔子爵借钱，以偿付这笔迫在眉睫的债务。陶丝苔是一个花花公子，他答应借钱给爱尔赛的父亲，但他提出一个条件：要看一看爱尔赛的美丽的裸体。经过了极复杂的思索，终于爱尔赛在疯狂状态之下，在许多人面前，展露了她的裸体而昏倒了，当她被人家护送进房里之后，又偷吃了安眠药片而自杀。这个小说，亦是全体皆用内心独白，而不插入一句客观的描写。故事及心理过程均较《中尉哥斯脱尔》为复杂微妙，故一向被称为现代欧洲文学中一个著名的中篇小说。这两个作品产生的时代相去二十二年，前者是作者早年的试笔，追逐新形式的努力在此中显现了初发于矧的锋芒；后者是晚年的成熟作品，当然显得笔调老辣完美，无懈可击。

有一个时候，我曾经热爱过显尼志勒的作品。我不解德文，但显氏作品的英文译本却一本没有逃过我的注意。最先，我译出了《蓓尔达·迦兰》，应出版商的庸俗的请求，改名《多情的寡妇》，由复旦书局印行过。后来又译了《毗亚特丽思》及《爱尔赛》，连同《蓓尔达·迦兰》，三种合刊一册，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，题名曰《妇心三部曲》——又是一个庸俗的书名，其后又译出了《中尉哥斯脱尔》，改题《生之恋》，曾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分期发表过。另有《薄命的戴丽莎》一种，系显氏一九二八年的作品（原名为《戴丽莎：一个妇人的年谱》），抗战开始时方才由中华书局印行。另有《维也纳牧歌》、《喀桑诺伐之回家》及《狂想曲》三种，译成后未有机会印出，稿存松江舍下，抗战初起时即毁于兵燹。将来恐怕未必有兴趣重译了。

《妇心三部曲》一书自神州国光社歇业后，久已不见于书市，近在长汀县立图书馆中见到一本，已甚破损，但读者有批注其上，谓此书甚好看，请馆员加意爱护，并妥为修补装订，我甚为感动，不意十余年前旧译，尤有嗜痂者。因托人抄出《爱尔赛》一种，请复兴出版社代为印行。又从东方杂志中抄出《中尉哥斯脱尔》，改题《自杀以前》，请十日谈社印刷流通。八年以来，我一点没有新的著译点缀盛业，到现在只印出这两本旧译文来，自觉惭愧。但这于原著的价值似

乎并无影响。英国诗人亨脱云：“书不比女人，老了就不行。”我只能援引此语，聊以解嘲。

卅三年六月二十四日

这个会要多久呢？让我看，现在是甚么时候了……或许我不应该在这里庄严的音乐会里瞧时表的。但是也不见得便有人会看见我吧。如果万一有人看见了，可见他也未必比我更留心地听着音乐。这样说来，我当然也用不到觉得不好意思了……还只有九点三刻吗？……我好像已在这里坐了三点钟了。……我真是不常来听音乐会的人……此刻他们在奏演着甚么呀？我得看看节目单……是了，大概就是这一节了：圣乐。我只当是做弥撒。这种音乐是教堂里的，只有教堂里才有呀。教堂里的音乐会有一点很便当的地方：那就是你可以随时站起身来走。倘若我现在是坐在边厢里就好了！耐性点！耐性点！便是许多节圣乐也总会完场的。或许这一场是很美丽的，而我却无心欣赏。唔，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专心于此呢？当我一想到我是到这里来解解闷的……我早该把我的票子送给倍耐迭克的。他喜欢这种玩意儿。他自己也会小提琴。但是这样做了，柯彼茨基一定要不高兴的。这是他的好意，至少，他自己以为如此。他是个好人，柯彼茨基！我可以真正地信托的唯一的人……他的妹妹也正在台上跟别的人一起唱歌。那儿台上，此刻最少总有一百个女人吧——全都穿着玄色衣裳。我怎样能看得出哪一个是柯彼茨基的妹妹呢？他们给了他一张票子，就因为参加了唱歌……那么为什么柯彼茨基不去呢？……现在她们唱得更好听了，这真是动人的！好啊！好啊！……是的，我得和别人一同喝彩。我旁边的这个人把手拍得像发疯了一般。我不懂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像所有的听众那样地喜欢这个？——那儿包厢里那个姑娘倒挺好看的。是不是她正在看着我呢？还是在看着这个棕色胡子的人呢？……啊，我们听到一节独唱了！这是谁？低音独唱：华尔蔻小姐，高音独唱：密加尔克小姐……这一节或许是唱高音的……我好久没有去看歌剧了。歌剧常常使我开心，即使是最乏味的戏，后天我得再去看歌剧了。后天演的是 La Traviata，不成，后天我或许已经死了！呸，胡说，我总不信我会死！

等着罢，医生，你快要不能再那样地胡说乱道了！我非揍你不可。……

我顶好能够更清楚地看着这个坐在包厢里的姑娘。我可以跟旁边的这位先生借用一下他的望远镜。但是，如果我打搅了他的默想，他一定会气得想咬我一口的……柯彼茨基的妹妹站在哪里呢？我怀疑我能不能认出她来？我只曾看见过她两三次，最后的一次是在军官俱乐部，我不懂得这百来个女子是否全是清白的姑娘？呀，上帝……“由歌唱总会助奏！”——歌唱总会……可笑！我常常觉得一个歌唱总会里的会员，总有点像维也纳歌女班里的姑娘；其实，我也知道她们是一点也不相像的！多么有味的回忆啊！……在“青门”的那时候……她的名字叫做什么？后来她从贝尔格勒寄了一张邮政画片来……那也是个好地方！唔，柯彼茨基此刻一定已经在咖啡馆里坐了好久，抽着一枝顶好的雪茄！

这个家伙为什么老是瞅着我呀？我想他一定是看出了我心里在怎样地烦恼了……我要警告你别再这样地瞅着我，要不然停会儿我就和你在客厅里相见，同你开谈判了！他已经把眼光看到别处去了！他们全都怕我的眼睛……“你有一双我所曾看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睛！”史戴菲最近曾对我说过这话……啊，史戴菲，史戴菲，史戴菲！我坐在这里给时间所烦恼着，这都是史戴菲的错处呀。啊，这些史戴菲寄来的延缓订婚期的信啊——这些是刺激进我的神经的呀！不然，今天晚上会是多么美满的一晚呢！我想把史戴菲的信再看一遍呢。在这里，找到了。但是如果我把这信从衣袋里摸了出来，我一定会搅扰了旁边这个人的。——我全记得信里说些什么……她因为要去和“他”吃饭，所以不能来了……一星期前，当他和她参加园艺会的时候，那时我正坐在柯彼茨基对面，那情形多滑稽！她那双小眼睛屡次对我示意，那意思是说“不行”。他竟一点也没有留心到——真叫人不信！他或许是个犹太人。当然，他在一家银行里办事的，他那黑胡子……或许他是个后备军里的中尉！哼，他顶好不要到我们营里来上操！他们接连地任用了好许多犹太人。但我倒不在乎这些。那天在俱乐部里，就为那医生发生了纠纷。他们说曼希美家都是犹太人，自然是受过洗礼的犹太人。——但是你一点也看不出来——尤其是曼希美夫人……金头发，美丽的身材……那一次真是个很好的集会，一切都好。出色的饭菜，顶好的雪茄……他

们一定很有钱。

好了,好了!快完了吗?是的,全体合奏正在开始了……很好看——真堂皇!——还有大风琴!我很喜欢这大风琴。……啊!这声音很好!出色!真的不错,我真应该常常来听听音乐会……我要去告诉柯彼茨基,这一次音乐会真好!……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在咖啡店里碰到他?——啊,上帝,我今天不很高兴到那地方去,昨天我已经够受了!一下子就输了一百六十个戈尔盾——太傻了!这些钱谁赢了去的呢?巴莱尔。巴莱尔,他尤其不需要这些钱呀……我不得不到这个乏味的音乐会里来,这都是巴莱尔的不好!……否则我今天可以再打一场牌,或许还可以赢回些来呢。但这样也好,我已经发誓一个月不再打牌了。……母亲收到了我的信之后,必定又要不舒服了!——啊,她又不得不去瞧伯父了。他是像古时候克洛修士王一样的有钱,要他两百个戈尔盾是决无难色的,我如果能够得到他一个规定的资助就好了……但是,不成,你只能一块钱一块钱地向他拿。而且他常常说去年的收成不好啊!……今年夏季我要不要再到那儿去消度那两星期的节假呢?在那儿我真闷得要死……如果那……她的名字叫做什么哪?……笑话,我连这一个名字都记不得了!啊,不错,惹戴尔卡!……她一个德文都不懂……但那也毫无关系,我们用不到说话!……是的,这倒也很不错,十四天的乡村空气,和十四夜的与惹戴尔卡或别个女人同睡……但我至少得和爸爸妈妈盘桓一个星期。去年圣诞节她心境很坏……唔,也许现在她可以好起来了。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,我一定很快活,因为爸爸已经领了养老金退休了。——而且克拉拉也快要结婚了。伯父总会得送一点嫁资……二十八岁并不算得大……史戴菲未必会比她年轻些……这真是很奇怪,凡是放荡的姑娘们总好像年轻得长久些。马莱蒂她最近在圣谐纳演艺,——她是十足的三十七岁了,但看上去却……唔,我不该说一声不的!可恶她竟不来找我了。

有些热了!还没有完吗?啊,我很想享受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。我要沿着圆场路去散步一会儿……今天,上床得早些,那么明天下午可以清醒些!笑话,我把这事情看得多么微细,这在我算得什么!但是,开头倒有些害我烦恼的。并不是说我害怕,实在是昨晚不免有些神经兴奋……琵桑治中尉可算是个不容

易对付的敌手了。——可是，他也伤不了我！……那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！唔，连琵琶治都伤不了我，那医生当然更不会胜我了！不过，这种没有经验的击剑家却往往是最危险的。陶思钦茨基曾经告诉过我，有一回，一个从来没有抓过剑的人几乎刺杀了他，现在陶思钦茨基是在国民军中做击剑的教师了。——我不懂他从前的本领是不是和现在一样的好？……最要紧的是：镇静。现在我一点也不觉得愤怒了——但这真是一种无礼的举动，天知道！要是他没有喝上几口香槟酒，他或许不会做这种事的……这样的无礼！他一定是个社会主义者。现在，一切法律和秩序的敌人就都是社会主义者。他们是一群乱党。他们要想把全体军队都废除了，可是他们绝不想一想如果那些中国人竟侵犯进国境来，谁能够救他们出来呢。这些蠢驴子！我总要惩罚他们一个才好。我一点都没有错。我现在真的很高兴，我没有放过那家伙。我一想到这，我总要发怒，可是我的态度却仍旧处得很宽宏的。那陆军大佐说这是绝对地不错的。况且这件事情可以使我得到好名誉。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会把那小子放过了就算了。牟莱尔，不错，他也一定会得“客观的”看这件事的。这种“客观的”看事情使每个人都成为笑话。“中尉”——就是他说着这个“中尉”的神气，也就使人讨厌了。“你应当承认——”……这事情怎样开始的？我当时怎样开始和这个社会主义者谈话的？……我想起来了，那个给我带到酒排间里的黑发少女那时和我在一起，于是这个专画打猎的青年人——他的名字叫什么？……好上帝，这是全得招怪在他一人身上！他正在讲着那机动演习，就在那个时候，那医生迳进来和我们说话，说着些我所不喜欢听的话——他讲了些战争时候的玩意儿，——以及其他等等，——但那时候我却不能说什么……是的，真是这样……后来他们又讲到军官学校……是的，是这样的……那时我告诉他们关于一次爱国的祝贺典礼。……于是那医生说——他并不是立刻就说的，但的确是因为我讲起了那祝贺典礼而说的——“中尉，你得承认，你肯承认吗，你所有的朋友都不是为了唯一的爱祖国这个目的而去加入军队的！”胆敢对一个军官说这样的侮辱话，真是个神经病的！要是我还记得当时怎样回答他的——啊，不错，我好像说“傻子才敢冲进到天使们所不敢踏到的地方去……！”是的，是这样说的……那时还有一个人却想

替我来调停一下——是一个正在害伤风的老头儿——可是我却大发脾气了！那医生的口气仿佛完全是在说我，单指着我一个。他好像要说，我是被大学里开除出来的，就为了这个缘故，我才不得不加进军官学校……人们就是不了解我们这些人。他们真是太呆笨了…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验我初次穿上制服那时的震惊……去年在机动演习的时候，如果那时忽然地高兴起来，我一定也会有许多好成绩的……米洛维克曾经对我说他也确有同样的感觉。后来，当皇上在前面骑着马而大尉对我们训话的时候——那是只有蠢人才会不觉得震惊……可是现在却有这个做了一世书蛀虫的乡下人，却竟敢大着胆来说这样荒谬的奇谈了……啊，等着吧。瞧你这个家伙决斗起来够多么合适！……

唔，这一场是什么？现在大概快要完了吧……“喂，他的安琪儿，颂扬上帝呀！”……不错，这是末场的合唱了。……美丽呀，真的美丽！可是我竟完全把刚才对我卖弄风骚的那个坐在包厢里的姑娘忘记了……现在她在哪里呢？……已经走了……那边的一个，看上去还要漂亮……我真蠢——我把那个看歌剧的那个望远镜忘掉在家里了。我希望那边的这个伶俐的小姑娘会得回过脸儿来。她这样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，在她旁边坐着的那一个，或者是她的妈妈……现在是不是我应该把结婚这件事严肃地考虑一下的时候呢？惠莱结婚的时候并不比我年纪大，他自己却安排得很不错——老是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在家里的……史戴菲今天没有空，这真糟透！我要是知道她在什么地方，我一定去在她对面找个位子坐。那一定会得到一个愉快的安慰的，如果他发现了我们的关系，他一定摔掉她，而她又只好来找我了。我只一想到弗莱思为了那个荡妇曾经花多少钱！——而且即使这样，她还是左不是，右不是地不忠实于他。总有一天她会得到一个可怕的结果的……好啊，好啊！唔，完了……唔，站起来伸个懒腰真舒服。哼！这个家伙要到什么时候才把那个歌剧望远镜放进袋里去呢？

“对不起，可以让我走过去吗？”

人多么挤！还是让人家走完了罢……好淘气的家伙……我不懂这些是不是真货金刚钻呢？那边的一个却很动人呢……她正在对我卖弄风骚！……怎么，是的，姑娘，我很愿意！……啊，好大的鼻子！——原来是个犹太女人……还有

一个。这真好笑，一半都是犹太人。……这几天真是连得听一会圣乐都免不了要受一些烦恼……现在我们快要挤在一起了。我背后的这个傻子为什么推我呀？我倒要教训教训他，规矩好些……啊，是个老头儿！……那儿向我点头的是谁呀？……你好呀，夏尔梅！我竟一点也想不起他是谁了……我想我还是一径到莱亭格店里去吃一点。或许史戴菲竟也在那儿的。为什么她不写个字条让我知道她和他同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或许她连得自己也没有知道哩。啊，真是可怕呀，这一天天的生活！……可怜儿……嗯，这里有扇太平门……啊！这个倒美丽得像一幅图画呢！单身子吗？她正在向我微笑。我有个主意了——待我来钉上她！……现在，走下阶沿了……哎，一个少佐——一个新近毕业的——很不错，他答礼的格式很好。这样看来我不是来听音乐会的唯一的军官了……那个美丽小姑娘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……有了，在那儿，站在那栏杆边……现在走向那衣帽室去了……顶好不要失散了她……她已经把他抓住了。好一个淫荡女子！已经有人要了她去，所以从她的脸旁边回身来向我笑着！这两个都是不值一文钱的狗男女……好上帝，那边衣帽室门口挤得多乱。还是再等一会罢。为什么这个傻子不来接我的牌子？

“这里，二百念四号！挂在那边的！怎么——你瞎了眼吗？挂在那边！那边！对了——谢谢你。”那边那个大胖子占了多少地方……“对不起！”……

“慢慢，慢慢。”

这个人说些什么？

“稍微等一会儿。”

我得客气些回答他：“请你稍微让开一点。”

“等一刻儿你总会得轮到的。”

他说些什么？他是在对我说吗？这倒很强硬了！我可受不了：“静些！”

“你说些什么？”

啊，这样的口气！他倒要干起来了。

“不要推！”

“闭嘴！”我其实不该说这句话，这未免有些粗犷了……可是我已经说出口

来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现在他回转头来了。怎么，我认识他的！——天啊，这是那面包师，常常到咖啡店里来的……他在这里干什么？或许他有个女儿，或是什么别的亲人在音乐学校里吧。唔，这算什么？——他要想做什么了？这倒好像……是的，伟大的施各德，他把我的剑柄抓在手里了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家伙发疯了吗？……“喂，先生！……”

“你，中尉，你也给我静些。”

他说什么？天啊，我希望没有人听见。不，他说得很轻声……唔，为什么他在把我的剑拔出来？老天爷，这事情弄得野蛮起来了。我不能从剑柄上把他的手除掉啊。我们不要在这里闹笑话啊！况且，那少佐不是正在他背后吗？有没有人看出他正捏着我的剑柄吗？怎么，他在对我说话了！他说些什么！

“中尉，如果你敢再稍微骚动一下，我就会把你的剑拔出鞘来，拗作两段，送给你的军官看了，你懂不懂这话，你这年轻的蠢驴？”

他说了什么话？我可是在做梦吗？是不是他真的在对我说？我将怎样回答他呢？但是他此刻正在盛气汹汹的时候。他真的在把剑抽出来了。老天爷！他真的干起来了！……我觉得的！他已经在动手拔剑了！他在说什么话？看上帝面上，不要闹出笑话来啊！——他还在说些什么话呀？

“但我却不想毁了你的事业……所以只要你肯做一个好小子就行了……不用害怕。没有人听见……一切都不生问题……所以没一个人会想到我们曾经冲突过，以后我还是很客气地对待你……因为我们是见过面的，中尉，我们是见过面的——非常荣幸。”

好上帝，我可曾梦到过这些吗？……他可曾真的说过这些话吗？……他在哪里？……他走了……我该当拔出我的剑来去刺他——天啊，我希望没有人听见这些话……不会的，他说得声音很轻——刚给我听见。为什么我不跑过去劈碎了他的头颅呢？……不啊！这是万万做不到的。这是万万做不到的……我应该立刻就动手的……刚才我为什么不立刻就动手呢？……我不能够……他决不